

李国庆

著

大

邮

商



中国工信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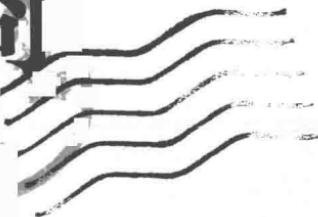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S & TELECOM PRESS

李国庆

著

# 大 邮

# 商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邮商 / 李国庆著. — 北京 :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7.7(2017.8重印)  
ISBN 978-7-115-43530-9

I. ①大…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3764号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邮商的长篇小说。小说通过谭小雷、郝温学、江源和洪建军这四大邮商的成长历程，对1978年到2011年的中国邮票交易市场作了全景式的扫描和概括。小说既生动阐述了四大邮商的生存发展，又详细勾勒了他们的爱恨情仇，作者紧扣“邮商”这个主题，对大时代下的中国邮市抒发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作为职业邮商和邮票专家，作者对邮票市场的生存之道和交易过程十分熟悉，对中国邮商的成长历程也了然于胸。邮票是什么，邮市是什么，邮商是什么，这部小说都有交代。

---

◆ 著 李国庆

责任编辑 苏萌

责任印制 周昇亮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11号

邮编 100164 电子邮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三河市海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3.5

2017年7月第1版

字数: 380千字

2017年8月河北第2次印刷

---

定价: 60.00 元

读者服务热线: (010) 81055339 印装质量热线: (010) 81055316

反盗版热线: (010) 81055315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东工商广登字 20170147 号

# 自序

喜欢邮票这个行业，不是误打误撞，而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天秤座对美图的追求和探索，是骨子里天生的DNA作祟，无需任何外力驱使。1980年，猴票发行，我开始集邮，从此疯魔，那一年，我11岁，小学四年级。

集邮在中国，是西风东渐的结果，经过约一百年的时光转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邮票集散地。无论是集邮爱好者的人数，还是从事邮票职业的人数；无论是邮票经营场所的规模，还是邮票交易的规模，都高踞世界第一，睥睨群雄。像马甸邮票市场，营业面积达8000平方米，邮商人数约3000人，每年现货交易金额逾2000亿（不含电子盘），如此推算，全国邮商群体数量约50万人，年交易金额上万亿。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个小众群体，一个多年来备受忽视的群体，他们经营着一种与老百姓衣食住行几无关联的东西，在政策的缝隙中左冲右突，在滚滚

洪流之下默默潜行。

每当我徜徉在马甸邮币卡市场，看着一个一个柜台整齐有序，看着邮票和钱币堆积如山，看着点钞机不停歇地运转，看着邮商们自信到昂然的笑脸，我想，首先应该感谢的恰恰就是这个大好时代。是这个时代，给邮商们提供了无限可能的发展机遇，是这个时代，让邮商们在跌跌撞撞中找到了发展的出口。

1992年冬季，一个挎包，一块板砖，一本邮册，北风呼啸，尘土飞扬，月坛公园的邮票交易市场只有十几个人在苦苦煎熬。我认定，邮票是我的人生苦旅。

1997年春季，数不清的挎包，数不清的人，一沓沓数不清的钞票，春意盎然，小鸟鸣叫，彼时的月坛公园像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我认定，邮票是我的人生转折。

2011年秋季，猴票飚到11000元，有人在大量收购；猴票飚到12000元，还是有人在大量收购；猴

票飙到13000元，收购的脚步仍在继续。马甸邮市就像一台巨型的永不停歇的提款机。我认定，邮票是我的人生华彩。

从1980年到2011年，邮商们拨开一层层的迷雾，从邮票贩子、马路游击队一路披荆斩棘，活到今天，实属不易。人的贪婪天性，无穷无尽的欲望，就像割草机，将邮商队伍割掉一茬又一茬，真正脱胎换骨发展到当下，才渐渐具备了大邮商的潜质。这个阶段，杂草丛生、良莠不齐，我视之为邮商野蛮生长的时期。

邮商，是从集邮爱好者中分离出来的少数人，他们是集邮爱好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是集邮爱好者既恨又爱的一群人。有人说，没有邮商，就没有集邮家，而现在，更多的邮商直接就变成了集邮家。如今的邮商，背着LV，在世界行走，于大洲大洋之间来回穿梭，他们邮识丰富，现金满盈，人脉广泛，精力充沛，好似飞舞在这一张张花纸片上。

邮市虽小，也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他们有欢笑，

也有痛苦，有争斗，也有温情，他们面对挫折时有的慌乱有的淡定，没钱时吃清汤挂面，有钱时整鲍鱼龙虾，总之，邮商们自有他们的小确幸。

我每天身处其间，能切实感受到他们的一切，也包括我的一切。于是，有一天，我忽然想将这一切记述下来，毕竟至今，从未有人写过关于中国邮市和邮商的小说。这中间，要感谢《集邮》杂志社总编辑、我的良师益友刘劲先生，他对于书稿给予很多中肯的意见，这些意见已经融进文字中呈现给大家；还要感谢《集邮》杂志责任编辑苏萌女士、美编赵彬女士，她们为本书的顺利出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世界浩渺无极，人生匆匆苦短，当下最重要的东西是喜悦。希望我的书能给身处邮市内外的人一点喜悦，那我就欢喜不禁了。

寥寥数笔，是为序。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 目录

邮票是美丽的“罂粟花”	1
梅兰芳田村卡	10
打不散的游击队	23
有人盯上了“片蓝”	32
登陆月坛的几个草根	40
金老五说不怕不怕我还有货	49
高天放放货后大幕落下	56
邮市到处都是坑	68
一群来自安徽的狼	76
金老五惊呼：这个女子	86
看好“红军邮”	94
满仓满仓一定要满仓	103
林家兄弟跑路	112
放货是需要技巧的	121
飞黄卡	130
中美封	138

遥远的北方有条沟	148
谭小雷初遇施丽丽	153
郝温学与“垃圾王”	163
《中华名人》一炮打响	168
邮市的小江湖	174
慕容楠被谭小雷带走	182
金老五之死	187
一箱子苹果或者砖头	195
纸分币是个好东东	204
高天放决定再干一票大的	210
财色兼收的郝温学	217
“鸟巢”的惊天骗局	226
同游欧洲	233
江源中刀	238
美猴王	244
谭小雷放货	252

电视购物需要一个概念	259
八零五十	266
惹上了大麻烦	275
马局的一句话大有深意	286
唯有套路得人心	297
给江源下套	309
谭小雷出来江源进去	319
邮市大佬们悉数登场	329
转战上海	342
中华龙邮	354
欢乐购的新纪录	364
对不起我失踪了	375
香江讨债之旅	386
分手分手都是分手	395
邮市的隐形人	403
一路狂追	412

## 邮票是美丽的“罂粟花”

身处经济腾飞的年代，财富呈几何级数增长，关键看彼时，你是在盐碱地种草，还是在大风口放鸢。

谭小雷，职业邮商，专门倒腾邮票的，一个十五年的北漂。在京这十五年，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赚钱要借力，还要运气好，譬如打高尔夫，顺风球用7号铁抡，轻松能打出180码，如果逆风，130码就算不错。

2011年，邮票行情相当不错，钱币行情全面暴涨，大批热钱像一群群没头的苍蝇，从四面八方涌进邮市，市场门口的豪车数都数不清，奔驰、宝马、奥迪一字排开，一眼都看不见尽头，想不挣钱都难。这段时间，谭小雷心情大好，因为天天能瞅得见自己银行卡里面的存款数字在近乎疯狂地窜升。

四月的某一天，风和日丽，晴空万里，谭小雷给他的前妻发出一条短信——那东西，价格差不多就放了吧。他前妻，赵晓芹，很快回复——嗯，过两天就出手。

我们小时候叠菠萝的纸币，有壹分、贰分和伍分的，图案是汽车、飞机和轮船，三张“汽车”可以买到一根糖水冰棍，两张“飞机”可以买根赤豆冰棍，一张“轮船”就可以买根奶油冰棍了，但一般会转而选择一小块芝麻冰糖果仁的馅饼，一想起来那玩意儿，就算搁到现在，都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流口水。谭小雷说的那东西，叫纸分币八连

体，只不过是八张连在一起没有裁切的，这一波行情，就数连体钞涨势最为凶悍。

当年，施丽丽挺着大肚子来找赵晓芹，这个大肚子对于施丽丽，就是一挺火力十足的机关枪，立马将赵晓芹跟谭小雷的婚姻直接送进了坟墓。十年婚姻就此划上句号，谭小雷心怀愧疚，一直想找个机会补偿。纸分币八连体这东西就是赵晓芹根据谭小雷提供的确切情报建仓的，当时的建仓成本是平均每本50元。屈指一算，这东西捂在手里也不过三四年光景而已。

两天后，三辰网，邮票钱币交易的专业网站，挂出一个大单，纸分币八连体2000本，每本1500元，全品包邮一枪走。五分钟后，有人跟帖确认，300万成交。

当晚，赵晓芹紧紧搂着她的宝贝儿子痛哭，泪腺像是完全被打开了一样，她可能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痛痛快快地哭过，哭得这样淋漓尽致，哭得这样惊天动地，哭声中已然辨认不出，她对谭小雷是放下了，还是没有放下。她对这个男人的感情是微妙而复杂的。依她，一个西北女子的暴烈脾气，一个典型的狮子座女人，是永远都不会原谅这个出轨的男人的，但是，这个让她又爱又恨的男人，这些年对她和儿子的照顾无微不至。她开始尝试着从心底怀有怨恨的暗处，将这个男人慢慢择出，然后释放。

次日，赵晓芹照例给儿子准备好早餐。饭桌上，她对儿子说，毛头，我们要搬大房子啦！毛头这一顿，多吃了一碗。毛头，是谭小雷给她的人生纪念品，今年16岁，念高二。嘴唇上急着想随时钻出来的胡须，显示他已经进入每一个男孩都必须经历的青春期。他在西郊的人大附中寄宿，品学兼优，是赵晓芹的骄傲，因为整个马甸邮市里，他的儿子无人不知，甚至比他爸爸的知名度还要高。每天伺候好儿子，她就去马甸邮市开摊做生意，她在市场上有一个包房，门楣上书“赵晓芹钱币社”。

四月上旬，虽值春季，但京城的气温能一下子窜到30度以上，北

三环中间隔离带中的连翘开得正艳，远远望去，灿烂的黄色一片连着一片，让路人的心里也映射着浓浓的春意。这种花有一个特点，随意生长，还好养活，邮商其实也是。

北京春季的风大且经常有，有风是好事一桩。因为有风的日子，天空湛蓝，从北三环就能一眼看到西山，云朵在很高的地方慵懒地聚集着，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要是没风，那就是雾霾肆虐的节奏，感觉像世界末日，一切朦胧。

谭小雷出行的这一天，天高云淡，有点小风。他驾驶着去年新买的X5，钻出位于双井某公寓的地库，一路从东三环驶来，转过三元桥，从立交桥的高处看，西山的轮廓清晰，心情也一下子舒畅起来。X5的后座上搁着四条软中华。今天，邮票市场要重新分配包房，因为邮市北扩，新开辟出一大片场地。

谭小雷的X5从马甸桥掉头，沿辅路行驶不远，见一处麦当劳，拐进去就是京城的邮票市场，大家都叫它“马甸邮币卡市场”。这儿就是他谭小雷安身立命十五载的地方。

马甸邮市的前身在月坛公园，1997年搬到了这里，屈指算来，与谭小雷在京的历史一样长。谭小雷是邮市的新生代。1997年以前在月坛公园摆地摊的老邮商，眼下已经为数不多了，因为邮市的岁月就像一把超级锋利的杀猪刀，能熬到现在的邮商，浑身是铁，刀枪不入。

谭小雷将车泊好，拎着四条软中华上了邮市的二楼。泊车的时候，他瞥见了郝温学的奔驰S500、江源的路虎揽胜，还有洪建军的奥迪Q7，都停在附近，心想，好事谁都惦记着啊，比我来得都早。

邮市二楼，是一处利用旧厂房搭建的夹层，简单装修之后便是邮市办公室，所有职能部门都设在这里，什么总经理室、副总经理室、财务室、市场处、保安处、工商办公室、税务办公室等等。谭小雷上楼右拐，径直奔向会议室，远远地就能听见一片喧哗声。走进会议室，谭小雷才发现自己是最后一个到的，今天该来的都来了，没来的是因为不够资格。

这间会议室的面积并不大，中式古典装修，中间摆着一张约莫4

米长、2米宽的巴西花梨木的板子，邮商们围坐的都是海南黄花梨的圈椅，正对着门坐的是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眉毛稍短，面容消瘦，精气神不错，上身的夹克敞着拉链，左前襟绣着一只金色的小鲨鱼，里面是一件带暗条纹的白衬衫，腕上闪闪的一块白金表，看形状是江诗丹顿的新款。

谭小雷进屋的时候，邮商们正在说笑打闹，气氛轻松，大家时不时发出开心的大笑声，声音很大，整个空间已经被烟雾弥漫，袅袅的烟气升腾中，他只看见中年男子的左侧有一个空位子。

中年男子是邮市的老大，邮市的实际控制人。老大一抬手，示意谭小雷到他的身边坐下。谭小雷侧身走过去，很自然地将烟放在老大的身后，似乎都没有人发现。其实，这个小小的举动，并没有逃得过郝温学和洪建军的眼睛，他们心里有几分妒忌，酸酸的，因为老大只接受谭小雷的软中华。几乎是每个月初，老大召集几个大邮商们开会的时候，谭小雷就给老大捎来几条软中华，老大一辈子只抽这一种烟。

马甸邮市的历史道路蜿蜒曲折，前途忽明忽暗，利益的指挥棒将邮商的命运一会儿指向天堂，一会儿指向地狱，轮到这位老大坐庄的时候，邮市已经换了十几任老大了。就在这个月，邮市的场地十年租约到期。邮市所在的整条街都是属于北京九星电子集团的，大地主不同意续租，邮市的去留归属一下子成了悬案。经过数日的对决，还有可以预料到的明枪暗箭，现任老大约了九星电子集团老大茶叙，不过两个时辰，兵不血刃，答应将现有的租金提高一倍给九星集团，跟大东家重新签署了十年租赁协议，邮市平稳过渡，邮商们的心也似一颗石头落了地。今天这个会议，其实是一个封赏大会。

邮市北扩，此次新开了一块场地，称Z区。Z区最好的一条主通道，两边的位置要留给为这一次成功过渡的有功之臣，并且其中最好的位置是四个把角的包房，不仅面积大，而且视野好，令所有的邮商垂涎欲滴，羡慕不已。即便如此，这四个把角的位置还有区别，因为它们面临的通道不同，朝向不同，客流不同，最终创造的商业价值肯定有天壤之别。按照价值高低排序，姑且分为Z1、Z2、Z3和Z4。

老大手下有四大金刚，分别是谭小雷、郝温学、江源和洪建军，这四个位置的排序就是他们四大金刚在老大心目中的位置排序，所以明争暗斗何等惨烈。

老大随手掐灭手里的中华，环视了一遍四周，开门见山地说：“诸位辛苦，邮市平稳过渡，大家都有功劳，目前新区即将开业，还望各位献计献策！咱们有什么就说什么，谁也别拘着！”

下面立马一片静默，像是事先约好了似的，只有窗外断断续续的鸣笛声传进来，还有几只不知疲倦的麻雀蹲在窗台，睁着小小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屋内这些巨人，或者说是巨大的物体，她们的羽毛承载着午后的阳光，熠熠生辉。这是一个难得的惬意的阳光灿烂的午后。

直到老大的第二支中华即将化为灰烬的时候，谭小雷忍耐不住，抢先发言，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他不发言，就没有人发言，因为他在老大心目中的地位无人睥睨。

“那……我就先说几句吧，算是抛砖引玉。邮商是邮市的基石，没有邮商就没有邮市，这一次分配摊位，要从邮商的利益出发，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和公开，争取让邮商们达到95%满意的程度。咱也做不到100%，市场上说什么的都有，都能给人说死，但生意还要继续做，目前来说，维稳是第一要事。”

谭小雷停顿了一秒，余光窥见老大嘉许的眼神，心里顿时有了底，他接着说：“但是邮市这些年来，历经了搬家、“非典”和分裂，生存到今天实属不易，老大也为我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考虑到现在运营成本较之以前有很大幅度的增长，加上眼下邮票和钱币的行情这么好，所以我建议，新的Z区，所有的摊位，管理费增加20%，个人意见，仅供大家参考！”

老大心里顿时涌进一片暖流。谭小雷的意见就是老大的意见，大家都心知肚明，随声附和，更有高明者提出一些十分“中肯”的意见，诸如，是不是将邮市的厕所改造一下，是不是增加几个摄像头，是不是提高安保人员巡视市场的频率，是不是让保洁将地面整理得干净一些等这些无关痛痒的意见，引得老大和一帮人马频频点头，都纷纷表示，这

些意见提得好，提得及时，提得到位。见到大家，尤其是老大的嘉许，提意见者似乎都被自己感动得要流泪了。会议开得一团和气，极其顺利，三十分钟后，会议结束，谭小雷顺利地拿到了Z1包房，Z2、Z3、Z4分别归了郝温学、江源和洪建军。其余的包房，现场抽签，每人一个，这样的包房随便一卖，一个最少也值30万，相当于老大给在座每个人发了一个30万的大红包。所以，窃喜者有之。

论功劳，论实力，江源比郝温学大，论关系的亲疏，郝温学也比不过江源，老大心里掂得清，但是郝温学在市场上混得时间久，手下的马仔不少于五百人，势力比江源大得多。从统治者的角度考量，老大看中的正是这个，所以私下里老大多给了江源一个位置稍微偏僻一点的包房，权作平衡。再者说，江源去年摊上了大事，眼下还蹲在深牢大狱呢，今天在场替他抽签的是他媳妇，于情于理，都对得住江源。对于这样的分配结果，大家都表示满意，即便是不满意，也只好带回家在枕边吹吹而已。

散会前，老大发话——今晚上我请客，“湘鄂情”，大家不见不散，不醉不归。转过身叮嘱司机小傅，把柜子里的茅台拎上一箱。

南下的飞机上，头等舱，谭小雷正在浏览一本《收藏家》杂志，这期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他的专访，题目是《宁做邮票界的鸡头——谭小雷》，看到这个题目，谭小雷又好笑又好气，心里不禁暗骂这个记者，交稿时也没有想着让他本人审阅就擅自发表了。不过也没关系，《收藏家》算是一本时尚高端的杂志，在飞机上和贵宾厅里总见，还有全国所有五星级以上的酒店。眼下的谭小雷，虽在集邮圈炙手可热，但是在整个收藏圈还只是个无名小卒，所以，先混个脸熟再说吧，谭小雷闭上眼睛，如是想。

风大了，一头猪都能飞上天，谭小雷就是赶上了好时代，一个邮票见风就涨的年代。1980年，猴票8分钱一张，搁在邮局的柜台里面根本就没人搭理，2011年，猴票猛窜到每张12000元，整整涨了15万倍，如果是整版的猴票，开价就要120万，还经常断货，不是你有钱就一定